
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312695

10位ISBN编号：7533312694

出版时间：2004-1

出版社：齐鲁书社

作者：(清)俞樾

页数：34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内容概要

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，精神意兴日就阑衰，著述之事殆将辍笔矣。其年冬，葬夫人于钱塘之右台山，余亦自营生圻于其左。旋于其旁买得隙地一区，筑屋三间，竹篱环之，杂蒔花木，颜之曰“右台仙馆”。余至湖上，或居俞楼，或居斯馆，谢绝冠盖，昵就松楸，人外之游其在斯乎？余吴下有曲园，即有《曲园杂纂》五十卷；湖上有俞楼，即有《俞楼杂纂》五十卷，右台仙馆安得无书？而精力衰颓，不能复有撰述，乃以所著《笔记》归之。《笔记》者，杂记平时所见所闻，盖《搜神》、《述异》之类，不足，则又征之于人，嗟乎！不古训之是式，而惟怪之欲闻，余之志荒矣！此其所以为右台仙馆之书欤？曲园居士自记。

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，作品繁富，蔚为大观。

全书共十六卷，收轶闻异事六百余篇，文笔简练，叙事生动曲折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，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本书以供研究者参考、借鉴。
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书籍目录

出版说明

序

一 右台仙馆笔记卷一

二 右台仙馆笔记卷二

三 右台仙馆笔记卷三

四 右台仙馆笔记卷四

五 右台仙馆笔记卷五

六 右台仙馆笔记卷六

七 右台仙馆笔记卷七

八 右台仙馆笔记卷八

九 右台仙馆笔记卷九

十 右台仙馆笔记卷十

十一 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一

十二 右台仙馆笔记卷十二

……

校点后记

章节摘录

黄冈县易家坂，有易翁者，夫妇二人，老而无子，止生三女，长次皆适人，惟幼女在室。翁死，母女相依为命，每抚女叹曰：“恨汝非男子也。”年十九而嫁，夫家甚贫，故恒居母家。癸酉十一月初十日，风雨大作，女偶立门前，为狂风卷去。母侦探无踪，三日后忽自返，问所往茫然也，而下体已化为男。母遍告族人，验之信，乃出钱七十千与夫，令别娶妻，女易钗而弁已聘王氏女为妇矣。晋定公二十五年，西山女子化为丈夫，与之妻，能生子，事见《开元占经》引《汲冢纪年》，然则此事自古有之，不足异也。戴琴庄先生，名福谦，先祖母戴太夫人之侄孙，与余兄弟行，而余少时曾请其授读，故始终以先生称之。其馆临平孙氏时，一日行于途，有姿新妇者，彩舆经过，先生避立道旁，俄风揭轿帘，瞥见轿中白如霜雪，一瞬之间，未能谛视，而心颇异之，偶言于先大夫，先大夫曰：“此必是日犯白虎凶星，得君文星解释之，传记中多有此事，君异时必大贵也。”众皆以为然。然先生于道光丁酉举于乡，越二岁客死京师，竟不显。安徽玉溪口，泊有炮船二，有某广文，挈眷属坐小船过其地，日暮，泊焉。夜鼓再严，管带炮船之营官，乘他船出巡，船中兵勇起意，至小船行劫，持刀登其舫。广文见盗至，大呼炮船救援。即杀之，并及其一妻、五子、一女、一仆，长年三老，均投于水，因断其缆使顺流而上。及营官回，见邻舟不在，问之，众曰：“已解维行矣。”营官惊曰：“黑夜江行，必有失事，汝曹胡不阻止？”众曰：“阻而不听也。”营官见几上有翡翠条脱一事，审视即邻舟女子腕上物也，因亦不言。及旦鼓发响，乃告于统带之官，捕船中兵勇，严鞫得实，梟其首于竿。首蓓盘中，度无长物；扁舟江上，竟占无妄之灾！信乎江湖之险，不独风波也。范某，年四十五子，止一女，名婉如，颇婉孌可爱。有甥李仙槎，五岁而孤，偕其母以归，与婉如年相若，交相怜也。仙槎性柔和，范妻亦喜之，呼为李郎。仙槎母将死，泣谓范曰：“吾惟此子，恨不见其娶妇。婉如我所爱也，异日无令归他族，吾死目瞑矣！”仙槎既长，范予千金使营什一利，而仙槎不善经营，数年折阅殆尽，范因憾之，寝前议仙槎，闻之，仰药死。婉如亦缢以殉。范大悔恨，合葬之。扬州某甲，生一女，年破瓜矣，颇有姿色。其东邻为某氏别业，某子为邑诸生，读书其中，翩翩少年也。女屡入园采花，与生有私，女父母知而防闲之，遂绝迹。生思慕綦切，一日女至曰：“殆矣！父母将为我择配矣。君急以媒妁来，或犹可及也！”言已即去。生告父母，初不可，强而后可。媒者致命，女父母曰：“齐大非吾偶也，且知女私于生，恐异日不为舅姑所礼。”竟谢绝之，而许女于他族，女知事不谐，服阿芙蓉膏死。生闻之，亦自经死。两家父母皆大悔，卒合葬焉。痴儿荡妇，颇乖风化，其情可怜耳。此与前所记李仙槎、范婉如事相类，然彼则始有成言，谓之因情而死可也，谓之守义而死亦可也，固非此事所能拟矣。上海北乡有黄某者，妻李氏，颇有姿，而黄贫不能自存，谋于李，李曰：“君为男子而谋及妇人，无已，请鬻我乎？妾我可百金，妓我可千金也。”黄不可。李曰：“然则放鸩鸽乎？”沪俗：伪鬻妻妾于人，伺间亡归谓之放鸩鸽。黄从之。伪为兄妹，鬻于浦东曹氏为妾。不三日，黄往访之，李出见，颇落寞。曹留黄宿于家。翌日，将告归，促李出言别，李始不出，久之乃出，不数语，遽厉声曰：“汝鬻我于此，乃谋与我偕遁乎？我至此无返理，汝不速去，我言于主人缚送官矣！”黄大窘，踉跄而归。鸩鸽化为黄鹤，一去而不复返矣。此亦为鬼为蜮者之所不自料也。韶州李弼廷，有女曰松姑，年十五矣。自幼佞佛，奉一檀木观音像，已历六寒暑。父母欲议婚，女不可，父曰：“此皆奉佛之故也。”欲毁其像，女急白母，言像不可毁，请从父命，乃缔姻于程氏。女自是清癯异昔，医者诊之，言脾肺俱弱矣。一夕，女午夜欲起礼佛，觉有物触臂，方惊诧而腕已受伤，呼婢烛之，则有一蛇长二尺许，色如墨，蜿蜒下榻去。父母闻声趋视，蛇已不知所往。视女伤处，蛇齿宛然，黑气缕缕，直达臂上。医至，谢不治，黎明竟卒。或言女本天仙化身，不合缔人间姻眷，故菩萨使以洁身归净土。果尔何不使以无疾化去，而必死于蛇口乎？是殆有夙冤也。闽中黄生，富家子也，年十五六，翩翩如璧人。忽得狂疾，歌哭不伦，自食其秽，夜或纵火烧屋，家人不能防，乃于山中构屋数椽使居之，守以健仆。久之，益憔悴无人状。其所聘林氏女，父母欲绝其婚，女不可，曰：“未婚而婿膺恶疾，女之命冈知矣！从一而终，万无他议，与其老死闺中为父母累，不如与狂夫同处空山，犹得稍尽妇职也。”父母初不许，言之益坚，乃如其志。与婿居山，饥饱寒暖调护维谨。一日同坐石上，忽溪中有鱼跃出，长二尺许，其首类犬，夫即取食，女力阻不听，竟食尽，越宿，病若失，翁姑闻而喜甚，迎归成礼焉。《山海经》云：诸怀之水多鮪鱼，食之已狂。黄生所食岂即此欤？殆由林女茆苕之歌感动幽明，故得此灵药，非偶然也。杭州顾茂才，客吴中，甲戌春死而复苏。自言初死时，但觉飘飘如凌云而上，俄而复下，则仍在吴市也。青衣三人，导至一处，即苏州城隍庙，神出，略洁数语，便云：“误矣。”遣之还。甫出门，遇故人徐某，吴中诸生，前数年死者也。

。与偕至圆妙观茶寮小坐，顾问冥中事，曰：“与人世同，亦随时变易，阳间盛传十殿阎罗，此唐制也，唐分天下为十道，故冥中亦设十殿，今则否矣。道光以前，冥官尚有前代遗贤，今则皆本朝贵官，衣冠仪从悉今制也。”茶罢，徐别去。及家门，如梦忽觉，则已死三日矣，因胸次微温故未殓耳。考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，开元二十一年，又分山南、江南为东西道，增置黔中道。然则唐制十道为时不久，中叶以后，冥中又当增置阎罗矣，何仍止十殿也！至云冥官皆近代贵官，则理固不妄，盖人死为鬼，人不能无贤愚，鬼亦不能无善恶，非于人鬼中择聪明正直者主之，则不胜纷纷矣。然世间无不死之人，即冥中亦无不散之鬼，盖精气固不能常存也。自夏以上，祀柱为稷；白商以来，祀弃为稷，盖柱之神混矣，此圣人知鬼神之情状也。前在京师见许文恪公，公言：“有一人，因病至冥中，所见冥中官吏，大半熟识，声音笑貌，一一与生时无异。”余曰：“然则生而有官者，死亦有官守，如余者生为闲散之人，死亦宜为闲散之鬼，清风明月，任我遨游，不亦仙乎？”公大笑。番禺大石乡有某甲，生三子一女，次子早卒，某年为长子娶妇何氏，而以其女许嫁陈氏子，即何氏之从母昆弟也。何与女极相得，偶刺绣，何见而叹曰：“工妙至此，可谓针神，如有才无命何！”女怪其语，固问之。何曰：“姑之婿，乃寒家葭莩亲也，虽美如冠玉，然狎游无度，已染恶疾，亏其体矣。”女闻之，不食累日。母问之，以告，母曰：“或传闻误也。”而女以嫂言为信。一日，自断其发，母大惊呼。妇至，咎其多言。何亦大惊曰：“姑太不为我地矣！我与姑相爱如姊妹，故隐以相闻，而姑遽为此决绝之事，今尊章见责，我何以堪？”甲夫妇乃使原媒至婿家求绝，婿家不可，反欲讼甲背盟。甲夫妇追事所由起，日诟何。何不能忍，亦剪发投地曰：“新妇知罪矣，请偕小姑长斋绣佛以赎罪可乎！”于是举家大哗。甲子适他出，促之归，婉劝其妇与妹，而仍使人卑词求绝于陈，陈不得已许之。此女未达《韩诗·采芣》之义，殊不可训，亦未知其卒如何也。李绳武字肯堂，广东韶州府人。本窳人子，以居积起家，暮年居然素封矣。生平所值，多是九数：盖其父于四十九岁生绳武，至六十九岁而卒；绳武十九岁始出学贾，五十九岁归老于家；生九子、九女；六十九岁时，其继室年三十九，又生一子，未几，其弟四子卒，仍为九子。子各娶一妇，无娶妾者，女之夫亦无娶妾者。九子，九妇，九女，九婿，有孙十九人，外孙男女二十九人。光绪元年正月初九日，其九十生日也。是亦熙朝人瑞矣。江北一妇，与其姑不相得，常勃溪。一日，妇吞金指环白尽，宛转欲绝，有人教以用羊胛骨烧炭研末，饬恡调服。次日金环从大便出，竟无恙。张少渠为余言，因书之以广其传。某甲，家小康，而数遭讼事耗其财，郁结成疾，殆将不起。有丐踵门，自言能医。延之人视，已不食三日矣，气垂欲绝，而腹中尚咻咻动。丐曰：“是中有物，非吾所能治，当请吾师来。”以二十日为期。其家人曰：“旦夕不能保，可再旬乎？”丐出药授之曰：“服此可待矣。”服之，果如熟寐者然，虽不食，竟不死。越二十日，一僧来，曰丐所荐也。人视病者，于钵中出一丸药，用铁丝系之，纳病者喉间，频牵曳之，复以手摩其腹。良久，病者口吻微动，僧摩腹益亟，仍牵曳其铁丝，忽突然掣出，即有一物随药而出，遽投诸地，乃一小蛇也。僧以药少许糝之，蛇化为水，药良已。人问蛇何自生，僧曰：“怨毒之气所结也。老僧不惟治病，且消其怨气，毋命与所讼者往来，再生冤孽纠缠也。”其家厚酬之，不受而去。此僧此丐，殆仙佛化身欤？姑苏某寺僧，每岁举行佛会，托邻比一姬招致众善信。凡人会者，咸输香钱数百文，僧与姬瓜分之。姬日以饶裕，而僧清贫如故。某岁除夕，索逋者踵于寺门，僧无以应，竟亡去。明岁，里人以他僧主之。上元之夕，循例举佛会，仍托邻姬代为招致。事已，僧向姬索钱，姬迁延久不与。一日，僧归自外，将入房，闻有声，入之，则有人在床拥衾而卧，呼问之，姬也，问何至此，不应。僧将曳出之，甫一启衾，姬裸无寸缕。僧大惊趋出，至姬家招其子。子初若不信者，强拉之至。姬知事不谐，反诬僧。僧入厨取刀，断一指，忍痛示之，曰：“以此自明。”姬母子踉跄去。乃悟前僧之堕妇术中。若有定力如后僧者，佛矣。……

精彩短评

- 1、精炼简短，意味隽永。
- 2、这个真的是很好看啊
- 3、这是一本有关鬼仙神狐的小说合集，内容非常不错，但是书的装帧有点儿让人不太舒服，排版略显拥挤，而且纸质偏黄，表面很粗糙的感觉。感觉很盗版。
- 4、内容很有意思,但是错别字太多,编辑很马虎.
- 5、很不错的书。。。
- 6、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,做个记号,有时间再看一遍
- 7、几年前刚买的时候，常在临睡前给老公念一段，当睡前故事读的。念到有趣处，常笑作一团。
- 8、讲一个与骷髅有关的故事。江苏常熟有个叫孙君寿的人，性格狰狞暴躁。不光欺人，甚至还凌虐鬼神。一日与人游山，突然感到腹胀，便戏取荒冢骷髅一个，蹲踞于上，遗矢于面上。并说：“味道如何？”骷髅张口答说：“佳。”孙大骇，急走。骷髅随之而滚，如车轮状。孙狂奔到一桥，骷髅不得而上。孙君寿据高望之，见骷髅仍滚回原处不动。孙回到家中，面如死灰，于是一场大病。每日遗矢，则手取之而食。自言说：“味道如何？”食完再遗，遗完再食，如此往复，三日而死。

骷髅可辱否？此报当自知。骷髅做为西蕃法物，历史上曾经隆盛地进奉给中原圣主。明人倪岳写有《止取番僧疏》，“西番腥膻之徒，污我中华礼义之教。锦衣玉食，糜费钱粮。前拥后诃，擅作威福。献顶骨数珠，进骷髅法碗，以秽污之物，冒升赏之荣。名曰祝延，实为妄诞。罪恶深重，法所难容。”或许代表了汉人文化中对骷髅的传统态度。但古人并非不敬骷髅之崇。清人编纂《山西通志》卷十四中记载：“白起台县西六里骷髅山，白起所筑，以觐赵军头颅山。县西南五里，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。唐玄宗命收头颅葬於此，建骷髅庙，有司春秋祀之。”

人死后，尸没黄土，究竟是什么状态？有南朝宋人鲍明远如此想像：“独处重冥下，忆昔登高台。傲岸平生中，不为物所裁。埏门只复闭，白蚁相将来。生时芳兰体，小虫今为灾。玄鬓无复根，骷髅依青苔。忆昔好饮酒，素盘进青梅。彭韩及廉蔺，畴昔已成灰。壮士皆死尽，余人安在哉。”

既有所思，便不取辱。但骷髅确实有戏耍活人的本事。《宋稗类钞》卷二十五中一则记载：“长安有安氏，家藏唐明皇骷髅，作紫金色。其家事之至谨，因而富盛。后其家析居争骷髅，斧为数片。张文潜闻之曰：‘明皇生死为姓安人蒿恼。’合坐大笑。时秦少游方为贾御史弹劾不当受馆职。文潜戏少游曰：‘千余年前，贾生过秦今复尔也。闻者以为佳谑。’张文潜乃宋时声名显赫的苏门四学子之一。所云长安安氏，家藏唐明皇骷髅一事的真假，恐怕无人能够证实，该属道听途说之演绎。李隆基被安禄山玩弄于股掌，几乎断送大唐江山，故才有骷髅也被安氏之人所藏，并被最终“斧为数片”的荒诞结局。而黄庭坚因被贾御史弹劾不当而受累，能够联想到汉时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当属张耒的妙论了。

清人俞樾在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卷五中有记：“临平乡间有某氏子，刈草于郊，偶见一骷髅，悯其暴而露，掘地而埋之，归语其家人曰：‘今日行一善事。’俄而寒热大作，鬼附之而言曰：‘我在旷野甚乐，汝乃埋我土中，闷不可耐，必杀汝！’其家大恐，为酒食以祭之，焚纸钱无算，数日鬼始去，某氏子病旬日而瘳(chū)。”

俞老先生自评自话说：“骷髅之乐，过于南面之王，此庄子寓言耳。掩骼埋骴，古之仁政，某氏子所为诚属善事，反以此得罪于鬼，何欤？殆别有邪鬼，借此事为祟，以求酒食，非果此鬼之以德报怨也。”

闻听君言，在想到那个数日后才踽踽而去的“淘气鬼”的旷野之乐，骷髅竟亦乐也。

元画家吴镇，字仲圭，浙江嘉兴人，号称梅花道人，曾作《骷髅偈》。所云：“身外求身，梦中索梦。不是骷髅，却是骨董。万里神归，一点春动。依旧活来，拽开鼻孔。”似乎有些玄妙。或许南宋李嵩所作《骷髅幻戏图》中能看出几分清晰？吴其贞《书画记》云：“李嵩骷髅图，纸画一小幅；画在澄心堂纸上，气色尚新。画一墩子，上题三字，曰五里墩。墩下坐一骷髅，手提一小骷髅。旁有妇乳婴儿于怀，又一婴儿手指着小骷髅。”（《南宋院画录》卷五引）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云：“予有李嵩骷髅图团扇绢面，大骷髅提一小骷髅，戏一妇人。妇人抱一小儿乳之，下有货郎担，皆零星百物，可爱。”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- 9、太好了，非常喜欢！
- 10、这一套笔记小说，都很不错。
- 11、脑残儿，这些书评是我以前注销的号写的，我自己搬来有问题吗
- 12、很多事情在官方修订的官史上是看不到的，这些历史一部分在民间人士写的笔记中被记录了下来。有空的时候一读，多一些对历史的了解。
- 13、你是有多弱智~
- 14、俞樾自然不是标准的道学先生，但其三观也有矛盾之处，时而通情达理，时而盛赞守望门寡的贞女。出我意料的是，这样一个人写笔记小说，居然缺乏灵气。
- 15、读古代笔记小说是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子不语》《酉阳杂俎》《笑林广记》开始的。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子不语》我都有动手翻译，感觉不但文辞流畅，精利爽致，而且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。

史家对曲意逢迎的记载有淫史一说，而俞樾的《右台仙馆笔记》文辞不畅，叙事诺诺不清，夹杂其中的个人观点过于迂腐又没有清晰明确的立场，比起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袁枚的《子不语》差之多矣，故而被我戏称为淫笔记。文采输纪晓岚和袁枚不说，文如其人，我猜测俞樾大概是个性格不够干脆爽快，也没有什么独立思想的迂腐书生。

经学家这些老学究啊，永远被才子甩三条街啊。。。

如果不是出于大量阅读积累古代灵异事件记录的目的，我真TMD不想再多看这书一眼。

- 16、没事的时候，泡杯茶慢慢看
- 17、才读了卷一就有七八个吞鸦片死的，这。。。。
- 18、语言通俗，看着也不费力
- 19、这一类的书越来越少了，抓紧买吧
- 20、壮士皆死尽，余人安在哉。
- 21、
- 22、显然是有上海古籍版的。被无视了
- 23、最近用横版对着打字，用上海古籍的竖排作注释，反复读来还是觉得这个老先生的因果报应思想实在是太严重。
- 24、内容很好，很有意思，就是纸张差了点。
- 25、求死多吞阿芙蓉，接生援请白洋姬。
光绪同治犹见鬼，百年信者个也无。

却言屠者多果报，不见剑者报何如。

汲汲谈者轻下贱，请君先做断屠人。

- 26、内容好，送达快。
- 27、"李老道，或旬日不饮不食，不言饥渴，人皆以为得道者。"虽不能为，心向往之。
- 28、这本书确实不错。
- 29、这本书的内容没的说，国学大师的小小笔记。让我不满意的是这本书的纸张，太差。另外，我的这本有勒痕，封底和后半部变形挺严重的。
- 30、行了，你除此之外干过什么你可以装~
除了这评论真是你的手笔.....
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1、讲一个与骷髅有关的故事。江苏常熟有个叫孙君寿的人，性格狰狞暴躁。不光欺人，甚至还凌虐鬼神。一日与人游山，突然感到腹胀，便戏取荒冢骷髅一个，蹲踞于上，遗矢于面上。并说：“味道如何？”骷髅张口答说：“佳。”孙大骇，急走。骷髅随之而滚，如车轮状。孙狂奔到一桥，骷髅不得而上。孙君寿据高望之，见骷髅仍滚回原处不动。孙回到家中，面如死灰，于是一场大病。每日遗矢，则手取之而食。自言说：“味道如何？”食完再遗，遗完再食，如此往复，三日而死。骷髅可辱否？此报当自知。骷髅做为西蕃法物，历史上曾经隆盛地进奉给中原圣主。明人倪岳写有《止取番僧疏》，“西番腥膻之徒，污我中华礼义之教。锦衣玉食，糜费钱粮。前拥后诃，擅作威福。献顶骨数珠，进骷髅法碗，以秽污之物，冒升赏之荣。名曰祝延，实为妄诞。罪恶深重，法所难容。”或许代表了汉人文化中对骷髅的传统态度。但古人并非不敬骷髅之崇。清人编纂《山西通志》卷十四中记载：“白起台县西六里骷髅山，白起所筑，以觚赵军头颅山。县西南五里，秦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。唐玄宗命收头颅葬于此，建骷髅庙，有司春秋祀之。”人死后，尸没黄土，究竟是什么状态？有南朝宋人鲍明远如此想像：“独处重冥下，忆昔登高台。傲岸平生中，不为物所裁。埏门只复闭，白蚁相将来。生时芳兰体，小虫今为灾。玄鬓无复根，骷髅依青苔。忆昔好饮酒，素盘进青梅。彭韩及廉蔺，畴昔已成灰。壮士皆死尽，余人安在哉。”既有所思，便不取辱。但骷髅确实有戏耍活人的本事。《宋稗类钞》卷二十五中一则记载：“长安有安氏，家藏唐明皇骷髅，作紫金色。其家事之至谨，因而富盛。后其家析居争骷髅，斧为数片。张文潜闻之曰：‘明皇生死为姓安人蒿恼。’合坐大笑。时秦少游方为贾御史弹劾不当受馆职。文潜戏少游曰：‘千余年前，贾生过秦今复尔也。闻者以为佳谑。’张文潜乃宋时声名显赫的苏门四学子之一。所云长安安氏，家藏唐明皇骷髅一事的真假，恐怕无人能够证实，该属道听途说之演绎。李隆基被安禄山玩弄于股掌，几乎断送大唐江山，故才有骷髅也被安氏之人所藏，并被最终“斧为数片”的荒诞结局。而黄庭坚因被贾御史弹劾不当而受累，能够联想到汉时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当属张耒的妙论了。清人俞樾在《右台仙馆笔记》卷五中有记：“临平乡间有某氏子，刈草于郊，偶见一骷髅，悯其暴而露，掘地而埋之，归语其家人曰：‘今日行一善事。’俄而寒热大作，鬼附之而言曰：‘我在旷野甚乐，汝乃埋我土中，闷不可耐，必杀汝！’其家大恐，为酒食以祭之，焚纸钱无算，数日鬼始去，某氏子病旬日而瘳(chū)。”俞老先生自评自话说：“骷髅之乐，过于南面之王，此庄子寓言耳。掩骼埋胔，古之仁政，某氏子所为诚属善事，反以此得罪于鬼，何欤？殆别有邪鬼，借此事为祟，以求酒食，非果此鬼之以德报怨也。”闻听君言，在想到那个数日后才踽踽而去的“淘气鬼”的旷野之乐，骷髅竟亦乐也。元画家吴镇，字仲圭，浙江嘉兴人，号称梅花道人，曾作《骷髅偈》。所云：“身外求身，梦中索梦。不是骷髅，却是骨董。万里神归，一点春动。依旧活来，拽开鼻孔。”似乎有些玄妙。或许南宋李嵩所作《骷髅幻戏图》中能看出几分清晰？吴其贞《书画记》云：“李嵩骷髅图，纸画一小幅；画在澄心堂纸上，气色尚新。画一墩子，上题三字，曰五里墩。墩下坐一骷髅，手提一小骷髅。旁有妇乳婴儿于怀，又一婴儿手指着小骷髅。”（《南宋院画录》卷五引）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云：“予有李嵩骷髅图团扇绢面，大骷髅提一小骷髅，戏一妇人。妇人抱一小儿乳之，下有货郎担，皆零星百物，可爱。”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2、读古代笔记小说是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《子不语》《酉阳杂俎》《笑林广记》开始的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子不语》我都有动手翻译，感觉不但文辞流畅，精利爽致，而且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有理有据的理性分析。史家对曲意逢迎的记载有淫史一说，而俞樾的《右台仙馆笔记》文辞不畅，叙事诺诺不清，夹杂其中的个人观点过于迂腐又没有清晰明确的立场，比起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袁枚的《子不语》差之多矣，故而被我戏称为淫笔记。文采输纪晓岚和袁枚不说，文如其人，我猜测俞樾大概是个性格不够干脆爽快，也没有什么独立思想的迂腐书生。经学家这些老学究啊，永远被才子甩三条街啊。。如果不是出于大量阅读积累古代灵异事件记录的目的，我真TMD不想再多看这书一眼。

3、求死多吞阿芙蓉，接生援请白洋姬。光绪同治犹见鬼，百年信者个也无。却言屠者多果报，不见刽者报何如。汲汲谈者轻下贱，请君先做断屠人。

《右台仙馆笔记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